



# 为人道主义辩护

王若水

63761

DF27/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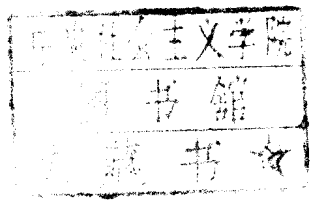
\*200019559\*

研究者丛书

# 为人道主义辩护

王若水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86·北京



# 研究者丛书

第四种

责任编辑：胡 靖

装 帧：叶 雨

## 为人道主义辩护

WEI RENDAOZHUYI BIANHU

王若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印张 190,000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0

书号 2002·272 定价 2.05 元

## 序

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的理论文章和报告的结果。共分三组：

第一组是关于思想解放和民主的。其中《理论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的报告，过去没有发表过。这些文章写得早一些，不过我想，其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也许仍有现实意义。

第二组是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争的。这场论争的背景和意义，我试图在《辩证法的命运》一文中加以说明。争论断断续续延续了二十多年，现在已经结束了。结束并不等于有了结论。这场争论的一大好处正是没有统一的结论，双方仍然保持各自的意见。我以为，现在应该跳出这个圈子，研究“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了。

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正是为了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这就是我从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写的第三组文章。本书的不少文章是引起争论或受到批评的，而以这一组文章为最。这个问题引起的风波，现在仍没有平息。也许正因为如此，读者会更感兴趣来阅读，而它们至少有资料的价值吧。《谈谈异化问题》一文后面，我加了一个“附记”。《关于革命人道主义》和《我对人道主义的看法》两文，是和胡乔木同志商榷的。后者在一九八四年春写出时，曾经一度获得同意在某学术杂志上发表，后由于

某种原因而未果。现在，借编印这本集子的机会，我把这篇文章作了一番大的修改，收在这里。我希望这些文章能引起进一步的讨论，我也欢迎批评。我对我写的每一个字负责。至于文章的是非功过，就只能让读者作出自己的判断了。

最后，借此机会，在这里向关心我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

---

## 目 录

---

真理标准与理论研究	1
· 理论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23
谈“纲”	52
马克思主义和思想解放	56
党风和民主	61
关于《简明哲学辞典》	68
实践的目的在于衡量实践成败的标准	74
认识论不要忘掉了人	77
马克思主义并不冷冰冰	90
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	96
劳动·知识·财富	99
· 辩证法的命运	107
· 德国古典哲学简单地“终结”了吗?	146
唯物论和辩证法理应共命运	152
略评“第三种意见”	180
争论要弄清对方的观点	183

谈谈异化问题	186
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200
为人道主义辩护	217
关于“革命人道主义”	234
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	239
读一位批评者的自我批评	275

# 真理标准与理论研究\*

##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要在实践中发展

我先讲一下真理标准的问题。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不仅有国内意义，还有国际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产生至今一百多年，在实践中接受检验，我们应当怎么看？二十世纪初，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二十世纪中叶，中国革命又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些伟大事件辉煌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五十年代时，两个阵营中，帝国主义的名声是很臭的，社会主义在世界人民中影响越来越大，人民寄希望于苏联，寄希望于中国。但是近二十多年来，情况有些变化。首先苏联出了问题，紧接着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中国又出现了十年动乱。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倒有了二十多年的“黄金时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我觉得，恐怕在这些年当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没有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而可不可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国际范围内已经落后于实际情况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三个部分，讲得最详细的是政治经济学。《资本论》，当时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后来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

---

\* 这是1979年8月15日在上海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情况有变化。二十世纪初，列宁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解决了当时的问题。但是，列宁的这本书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了，情况又有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很多新情况、新现象，而我们许多同志还是仅仅从书本上去了解资本主义。当然，要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但是，书本上写的是上世纪或本世纪初的情况，现在已经有不少变化，虽然本质、基本矛盾还是那样，但是确实有好多情况变化了。这些年我们闭关自守（也有帝国主义的封锁，我们自己后来又闭关自守），不了解外面情况，隔绝了，没有研究，对资本主义国家情况所知甚少，知道一点又不敢说。现在打开门一看，觉得和书本上讲的对不起来，学生也提出很多问题，理论界也觉得很多问题要思考。现在要有一本书——不是一本书，而是许多本书——，从各个方面来分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后这几十年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现象，对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再出一个列宁，毛主席也没有写这样一本书。那怎么办呢？我想不应该去等待再出一个什么天才，而应该靠集体的力量，靠理论工作者集体的力量去探讨，去研究，经过多年的研究，多年的讨论，这样来得到新的认识，这也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列宁说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在那个时代就预言已经垂死了。当然在历史上几十年也是一个垂死的时期，一个制度要死，不是十年、二十年，可能几十年、上百年才死，这个可以理解。但是，问题在于从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后，特别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总的来说，既爆发了不少危机，又有了飞跃的发展，工人的生活有提高，出现

了一个所谓“黄金时代”。既然是垂死了，怎么又来个“黄金时代”？另外，在一些地方又出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很快，象新加坡、南朝鲜，经济发展非常快。这也说明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的论断，说以后不可能再出现基马尔，这个论断经过实践检验是不正确的。那么，可不可以用“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这样的形容词来描写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这就有两种估计了，从这两种估计里面我们就建立两种对外战略性的方针。如果资本主义垂死，那我们就赶紧准备搞世界革命。“文化革命”中不是流行这样一种提法吗：“现在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林彪也是那样一个估计，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苏联修正主义，都要打倒，“左”得不得了。一种估计是资本主义虽然有危机，但还有生命力。我出国不多，去年去美国看了一下，确实美国也是矛盾重重，经济上的问题很多，通货膨胀啊，能源危机啊，确实他们很头痛。但是你要说他们即将灭亡，奄奄一息，那还远着呢！一个制度到了垂死的时候，那是应当说比较容易看出来的，即使看二十天、一个月，一到那儿你看社会情况、人民心理状态，一种衰败的现象就出来了。比方说，封建制度垂死，看得很清楚。巴金同志的《家》里面说：我控诉一个垂死的制度，那个制度就是在死嘛，封建的东西一个一个衰落了。现在看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框里，生产力还在发展。所以我说，可能资本主义的生命比列宁预见的要长一些，或者说列宁讲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垂死的阶段，这个话是否说得早了一点，这些问题应该是可以研究的。列宁在那个时期有的东西不可能预见到那么准确。我想列宁想不到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技术、生产力有

如此飞跃的发展，他预见不到。就说两极分化，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一边是越来越多的贫困的广大的无产者，一边是百万富翁。就是说，整个社会分化成一个葫芦形，一头小、一头大，中间很细，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向两极分化。而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情况是怎样呢？大量的中产阶级存在。象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能从书本出发，而要严格地从事实出发，根据实践来检验理论，如果理论违背了事实，我们就要修正这个理论。绝对不能去歪曲事实来迁就这个理论，说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穷得一塌糊涂，现在马上就要造反了，简直就是在火药库上，随时都要爆发，一爆发就灭亡，那是不符合实际的。美国工人也罢工，但他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他要求增加工资。底特律的汽车联合会，我们去访问了，那个工会的负责人说我们是愿意跟资本家合作的，但是资本家不干，所以我们要斗争。他相信这些都可以通过合法的斗争来解决，根本不是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那我们能够单纯说，哎呀，你们美国工人阶级觉悟太差了，你们受腐蚀了，等等。我看不能这样简单去责备，它反映一个客观存在的情况，而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客观地、如实地承认这些事实，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来回答这些问题。不要怕这些东西。现在外交关系打开了，人来人往多了，青年就产生问题了，认为资本主义优越，这些青年过去不了解，以为资本主义一塌糊涂，现在了解一点，但了解的不够多，了解一点表面的东西，所以觉得资本主义优越，相反，比较起来，觉得我们社会主义没有搞好。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时代，不可能有一个完备的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只是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一个基础。

至于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完成了，这不可能，因为社会主义还没有搞，没有这个实践，怎么可能有一个完备的社会主义理论呢？在这几十年苏联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检验这个理论，发展这个理论。至今，好多问题还有待于我们创造，有待于我们去研究这些客观规律，去总结经验。这就是中央所说的，我们要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尽快地发展生产力。这包括吸收外国的好经验。

这里涉及到怎么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搞清什么是真社会主义，什么是假社会主义。只有批透了“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才能坚持真社会主义。其次，社会主义并不是只有一个模式。大原则相同，具体作法还可以百花齐放。以前我们只知道照搬苏联的。当时只有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我们照着学来了。后来我们一面批苏联，一面脑子里还是那个框框，以为社会主义就是这一种做法，没有其他做法。有比较才有鉴别，才有认识。我们把这套做法与其他国家比一比，与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比一下，才知道还可以有不同的做法。所以，坚持社会主义要搞清这些问题，这也说明要解放思想才能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不是维持原样，一切照搬照抄。不仅不能照搬“文化革命”的十年，也不能照抄“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当然，有些东西要按照十七年那套去做，但是不够了，必须有新创造，必须要解决新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没法坚持社会主义。所以不能讲要在四个坚持的前提下解放思想，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应当反过来，只有坚持解放思想，才能坚持社会主义。你说要坚持社会主义，你坚持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什么样的做法最适合中国情况，要让大家探讨；

要探讨，不解放思想怎么行。过去一些错误说法，流行的说法，被误认为社会主义的唯一的做法，比如，社会主义就不能招工，所有的人都分配给你，这才叫社会主义，招工就不是社会主义。那来这一套呢？又如计划经济也有待于我们研究，可以有不同的做法。这样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不解放思想怎么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不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怎么坚持社会主义？有许多做法已经不能再做下去了。斯大林问题出来以后，苏联也看到完全照斯大林那套做法不行了，要改。毛主席也看到苏联的那些做法要改，也想有所创造。所以毛主席在五七年前批教条主义，提出学苏联要动脑子想一想，学习他们的正面经验，吸取他们的反面教训。苏联也在改，他们重视了物质刺激，或者叫物质鼓励，这两个词查来查去也没多大区别，他们是走这么条道了。我们到五八年搞政治挂帅，后来就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决定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来带动生产，搞了这么多年回过头来看看，用实践来检验一下指导我们这几十年的若干理论问题。检验的结果，也用不着回避，十年动乱，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你不总结这个理论怎么行呢？你不承认这个实践怎么办呢？

现在国内外都有人说我们“修”了，路线变了。路线变了，这是事实。“文化革命”中是极左指导思想占统治地位，不变行吗？但路线变了不等于修正主义。其实，“修正主义路线”这个名词就不那么恰当。为什么呢？修正主义最初出现就是指伯恩斯坦那些人的理论，是一个理论问题。你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所以我把你这个理论叫做修正主义。而路线问题呢，要么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要么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一个修正主

义路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你把它“修正”了你是反马克思主义，当然要反对，不能说基本原理昨天还适用的，今天不适用了，它管的时间是很长的；至于路线本身要随情况而变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有一个路线，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是一个路线，甚至社会主义时期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路线。所以，说修正主义路线会给人一个错觉，好象应该有一条路线是万古不变的，也就是“四人帮”宣传的“永远按既定方针办”。既定方针、路线你永远照办，你不办就是修正主义。梁效在《光明日报》发的那篇文章就是这个逻辑：马克思死了以后，恩格斯与机会主义的斗争，按既定方针办了；恩格斯死了以后，列宁又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既定方针办了；后来斯大林又照列宁的既定方针办了，毛主席又照既定方针办。所以我们现在的方针还是马克思的方针，真是荒唐透顶的形而上学。

这些话的意思是社会主义还有待于我们创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有广阔的天地，大有可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解放思想。所以说毛主席有一套完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这个说法不科学。社会主义的建设没有完成，怎么可能产生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理论呢？理论当然可以跑到实践的前面，但是，理论的完成是在实践完成以后。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完成了吗？也没有完成，《资本论》以后不还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后我们不也还要认识吗？什么时候能完成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呢？要等资本主义死亡以后。到那时才能把资本主义整个的发生、发展到灭亡的全过程加以研究，才能完成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连资本主义的认识我们都没有完成，何况是对社会主义

的认识。所以就必须解放思想，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过去有一个框框，好象理论的问题只能是某一个领袖的责任。这是从苏联来的，也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每一代出来一个圣人，只有他讲的话可以作标准，所谓“道统”，别人讲的都是不足取的。理论要集体创造，包括人民群众，包括理论工作者，每个人都可以有所贡献有所创造。我们都是愚者，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这一得那一得加起来，我们的理论就前进了。过去多年习惯了，我们不用动脑筋，等着中央怎么说，毛主席怎么说，毛主席说了，我们就照办。现在没有了。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许多教导，但是还有很多新问题，现成答案没有，那就要逼着我们自己动脑筋，这样我们的理论工作就有了生机，有了希望。也许我们中国的理论事业还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 允许探讨，允许批评的

我想再讲一个问题，如何对待马列主义，对待毛泽东思想。现在提出四个坚持，我们不要把四个坚持和解放思想对立起来。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要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就没法坚持。

我觉得经过这些年的实践，证明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那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基本是正确的。而我们现在要坚持的正是恢复其中的这些东西，尽管这些论述后来被遗忘了，抛弃了，如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这句话早就被遗忘了，现在我

们拣起来了。这里边也有一些问题，同样一个社会主义时期，原先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来又说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那两个话是互相打架的。这一句是真理，那句就不是真理。没法句句是真理，也不可能句句照搬。本来一个完整的体系内部它的各个原理应该是互相一致的，但它有些原理不一致，这说明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的认识还没有完成。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提出要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这个认识并没有完成。对民主革命的认识我们是什么时候完成的？要讲理论体系的完成，要到民主革命快胜利的一九四八年才完整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后来到《论人民民主专政》还在总结这个经验，那时可以说完成了，因为民主革命这个实践完成了，而且这个理论经过检验是对的。所以，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有些话讲得并不一致，我们没有办法句句照办，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按实践标准，凡是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我们坚决照办。所以，三中全会引五七年毛主席讲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这句话，并不是我们搞片言只语，而是这句话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反过来我们为什么不引别的话？别的话没有经过实践检验证明呀，所以我们不引。这些问题不单是一个对领袖的态度问题、旗帜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成败、生死存亡的问题。而现在有人还心有余悸：你现在这样讲也许对，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怎么办？我说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不是你个人被批的问题，而是亡党亡国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允许批评，这本来就是毛主席提出过的思想。也



就是在五七年论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报告中说的。毛主席说，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承认为指导的思想，那么对马克思主义可以不可以批评？当然可以批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什么用了。马克思主义不怕批评，相反就是要在斗争中发展。实际上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或者其他人不是天天在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吗？人家天天在批评，无非是公开的批评和不公开的批评。你不让批评行不行呢？做不到。

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两回事要有所区别；怀疑社会主义和用行动反对社会主义也要有所区别。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根本制度，绝大多数的人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你反社会主义不行。当然现在有些青年闹不清，他要怀疑社会主义，他也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他们以为一年十二个月吃大锅饭、铁饭碗是社会主义。那跟社会主义有什么相干呢？他们不懂，我们不能怪他们，怪我们自己也没有搞好。反对社会主义还得要有行动，你煽动一帮人，组织一个什么团体，号召人民起来推翻社会主义，那就不客气，触犯刑法。当然思想上允许怀疑。至于怀疑马克思主义，更可以了，毛主席讲批评都可以，怀疑怎么不可以呢？党内党外也要有区别。对党员来讲，如果有个党员说，我根本不信马克思主义，也不信毛泽东思想，那你入党干什么？党外的群众各种思想的存在不奇怪，我们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去教育改造他们，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包括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我们对这种思想要教育，甚至可以批判，但是你不能禁止，这也是毛主席讲的。对于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怎么办？如果是敌人好办，禁止他发言。对人民内部怎么办？只能让他发表出来，然后进行教育、批